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國語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四百五十一 史部

國語卷十三

吳 韋昭 注

晉語七

既殺厲公欒武子使知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武子欒書也知武子荀罃也彘恭子士魴也食邑於彘悼公周子也時年十四庚午大夫逆于清原清原晉境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及至也孤之及此天也引天以自重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元善也稟受也若稟而

棄之是焚轂也(轂所仰以生也)其稟不材是轂不成也(不材不可用也不成謂拙也)轂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不敢為拙政也)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訪謀也為民不從大夫之命故求善君而謀之)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廢以不善見廢)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制專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反易民常下不事上也)圖之進退願由今日(悼公承篡殺之後嫌臣下不從故以此約厲焉)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

大庇蔭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刑刑官司寇也史大史掌書法也辱君之允令允信也敢不承業乃盟而入承奉也業事也辛巳朝于武宮武宮武公廟定百事立百官議定百事而立其官使主之謂改其舊時之非者育門子選賢良門子大夫適子周禮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育長也長育其材選用賢良也興舊族出滯賞舊族舊臣之子孫滯賞謂有功於先君未賞者謂呂相之屬也畢故刑赦囚繫故刑若今被刑居作者畢之不復作也囚繫者赦之傳曰宥罪戾是也宥間罪薦積德間罪刑罰之疑者宥赦也薦進也積德之士進用之逮鰥寡逮及也惠及之也振廢淹振起也淹久也謂本賢人以小罪久見廢起用之養老幼養有

常饟恤孤疾無父曰孤疾瘵疾也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謂賢知事者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稱曰王父尊而親之所以盡其心也故王父不敢不承命二月乙酉公即位先舘於外至此乃就宮朝也傳曰舘於伯子同氏是也使呂宣子佐下軍宣子呂錡之子呂相也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上當為下字之誤也呂錡廚武子也知莊子荀首也時為下軍大夫事在魯宣十二年唐尚書云荀首時將上軍誤矣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連尹楚官名子羽知莊子之子罃之字也邲之戰楚人因知罃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莊子射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因之以二者歸魯成三年晉人歸楚穀臣與襄老之尸以求知罃楚人許之故曰以免子羽鄢之役

親𨈖楚王而敗楚師魯成公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呂錡射楚恭王中目楚師敗楚養由基射呂錡中項而死以定晉國而無後無後子孫無在顯位者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崇高也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季少子也武子士會文子士燮也母弟同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宣明也法執秩之法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定諸侯謂為軍帥能使諸侯事晉也賴蒙也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屏藩也使令狐文子佐之文子魏犫之孫魏顆之子魏頡也令狐邑名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

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克勝也魯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荀林父將滅赤翟潞氏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欲敗晉功壬午晉景公治兵以畧翟土及潞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輔氏晉地杜回秦力士也勳功也景鍾景公之鍾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育遂也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為太傅貞子晉卿士穆子之子士渥濁也帥循也宣徧也惠順也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司空右行辛晉大夫賈辛也數計也宣明也物事也能以計數明事定功故使為司空司空掌邦事謂建都邑起宮室經封洫之屬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為戎御欒糾晉大夫下糾也政軍政戎御御公戎車也知荀賓之

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荀賓晉大夫戎右公戎車之右有力而不暴故可親近之

欒伯請公族大夫欒伯欒武子公族大夫掌公族與卿之子弟公曰荀家惇惠荀家晉大夫荀會文敏荀會荀家之族黶也果敢黶欒書之子桓子也無忌鎮靖無忌韓厥之子公族穆子也鎮重也靖安也使茲四人者為之茲此也夫膏粱之性難正也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言食肥美者率多驕放其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教之道埶使文敏者道之道其志也使果敢者諗之諗告也告得失也使鎮靖者脩之脩治其氣性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倦懈也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婉順也果敢者諗之則

過不隱鎮靖者脩之則壹（壹均一也）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祁奚晉大夫高梁伯之子也元尉中軍尉也）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羊舌職晉羊舌大夫之子敏達也肅敬也給足也）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魏絳魏犨之子莊子也元司馬中軍司馬也）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候（張老晉大夫張孟也元候中軍候奄也）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輿尉（遏寇晉大夫輿尉上軍尉也）知籍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為輿司馬（籍偃晉大夫籍季之子籍游也輿司馬上軍司馬也）知程鄭端而不淫且

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程鄭晉大夫荀驩之曾孫程季之子端正也淫邪也

贊僕乘馬御也六騶屬焉始合諸侯於虛朾以救宋虛朾宋地宋魚石叛宋而之楚

楚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故悼公合諸侯以救宋在魯成十八年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

且觀道逆者延陳也陳君之稱譽於四方且觀察諸侯之有道德與逆亂者呂宣子卒

宣子呂相公以趙文子為文也文子趙武也文有文德而能恤大事使

佐新軍說云新軍中軍也昭謂時但言新軍新軍無中三年公始合諸侯悼公三年

魯襄之二年也悼公元年始合諸侯于虛朾此役言始合者謂四年將會于雞丘於此始命之四年諸

侯會於雞丘雞丘雞澤在魯襄三年於是乎布令結援脩好申盟

而還令謂朝聘之數同好惡救灾患之屬申尋也令孤文子卒文子魏頡公乃以魏絳為不犯不犯不可犯以非法也使佐新軍傳曰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然則讓武使為將而絳佐之使張老為司馬代魏絳也使范獻子為候奄代張老候奄元候也獻子范文子之族昆弟士富也公與達於戎戎諸戎無終子之屬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伯莊子魏絳也繼文公後故曰復伯

四年會諸侯於雞丘述上會時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揚干悼公之弟行行列也曲梁晉地魏絳斬其僕僕御也公謂羊舌赤赤羊舌職之子銅鞮伯華也曰寡人屬諸侯屬會也魏絳戮寡人

之弟為我勿失戮辱也為我執之勿失也赤對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辭陳其辭狀也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劒僕人掌傳命聞公怒欲自殺士魴張老交止之交夾也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干不忘其死誅責也日君乏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日前日也狃正也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順令也軍事有死無犯為敬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為敬命君合諸侯臣敢不敬敢不敬奉其職君不說請死之請就死公跣而出跣徒跣也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

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反役自役反也禮食公食大夫之禮令之佐新軍上章曰以魏絳為不犯使佐新軍是也

祁奚辭於軍尉辭請老也公問焉曰孰可誰可自代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少穉也婉順也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不戲弄也其壯也彊志而用命此壯謂未二十時志識也命父命也守業而不淫業所學事業也其冠也和安而好敬冠二十也柔惠小物柔仁也惠愛也而鎮定大事鎮安也言知思能安定也有直質而無流心流放也非義不變言從義也

非上不舉（舉動也放上而動）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大事軍事）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薦進也所能擇父能擇子也比比方也義宜也）公使祁午為軍尉沒平公軍無秕政（沒終也平公悼公之子彪也秕以穀諭也）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龢諸戎（悼公五年魯襄四年無終山戎之國今為縣在北平子爵也嘉父名孟樂嘉父之臣莊子魏絳也龢諸戎諸戎欲服從於晉也）公曰戎翟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無親無恩親好得貪貨財）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諸華華夏也用師於戎不得存恤諸侯諸侯必叛故失之）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戎翟薦

處也薦聚貴貨而易土貴重也易輕也與之貨而獲其土其利一也邉鄙耕農不儆其利二也戎狄事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震懼也君其圖之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韓獻子老韓獻子韓厥也說云為公族大夫老而辭位昭謂韓厥晉卿也魯成十六年傳曰韓厥將下軍十八年晉悼公即位傳曰韓獻子為政忌也唐尚書云獻子致仕而用其子為公族大夫後七年獻子告老欲使悼公元年使無忌為公族大夫昭謂為卿有癈疾讓其弟起公聽之更使掌公族大夫在魯襄七年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穆子厥之子無忌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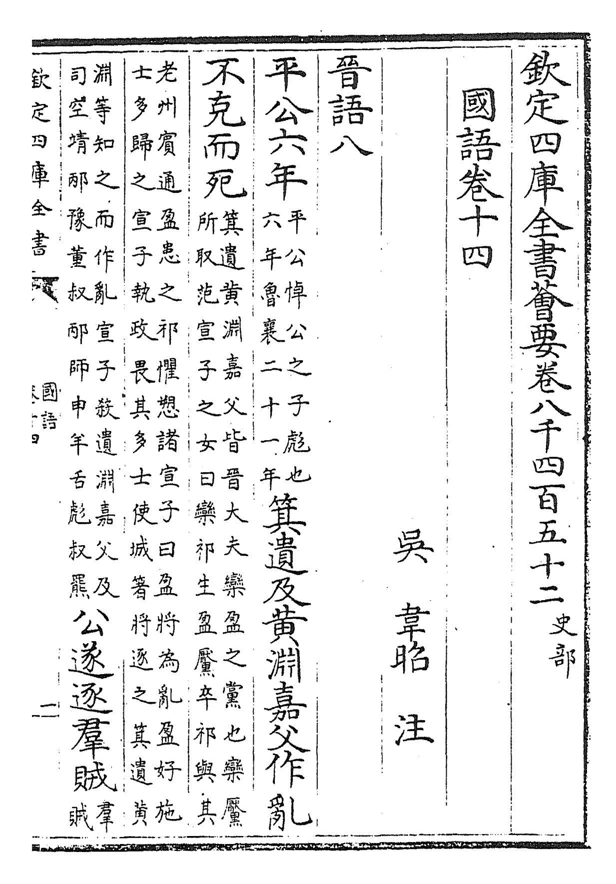
公族不能死亂謂見殺公族同姓也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今無忌知不能匡君使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掌主也初為公族大夫今使主之以是為賞悼公使張老為卿卿佐新軍也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知能治大官大官卿也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不忘利公室也其勇不疚於刑疚病也勇能斷決也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且雞丘之會其

官不犯不犯戮揚干也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為司馬使魏絳佐新軍事以見上欲見張老之讓故復言之十二年公伐鄭軍於蕭魚悼公十二年魯襄十一年鄭從楚故伐之軍蕭魚鄭服也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嘉鄭僖公子簡公也女美女工樂師傳曰賂晉以師悝師觸師蠲是也妾給使者工妾凡三十人女樂今伎女也八人為佾備八音也或云女工有伎巧者也與傳相違失之矣賈侍中云妾女樂也下別有女樂二八則賈君所云似非也歌鐘二肆歌鐘歌時所奏肆列也凡縣鐘磬全為肆半為堵及寶鎛鎛小鐘也寶鄭所寶輅車十五乘輅廣車也車軘車也十五名十五也傳曰廣車軘車淳十五凡兵車百乘淳偶也公賜魏

絳女樂一八歌鐘一肆曰子教寡人龢戎翟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八年和戎翟後八年也七合諸侯一謂魯襄五年會于戚二謂七年會于鄬三謂八年會于邢丘四謂九年同盟于戲五謂十年會于柤六謂十二年會于亳城北七謂會于蕭魚魏絳辭曰夫龢戎翟臣之幸也幸幸而合也八年之中七合諸侯君之靈也靈神也二三子之勞也謂諸軍帥臣焉得之焉得與之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微無也濟河河南服鄭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志識也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司馬侯晉大夫汝叔齊樂見士民之殷富也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善善為德惡惡為義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為行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肸叔嚮之名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孔子未作春秋乃召叔嚮使傅太子彪彪平公也

國語卷十三



國語卷十四

吳 韋昭 注

晉語八

平公六年平公悼公之子彪也六年魯襄二十一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欒黶所取范宣子之女曰欒祁生盈黶卒祁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懼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盈好施士多歸之宣子執政畏其多士使城著將逐之箕遺黃淵等知之而作亂宣子殺遺淵嘉父及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羊舌虎叔羆公遂逐羣賊羣賊

欒盈之黨謂知起中行嘉州綽邢蒯之屬逐之出奔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陽畢晉大夫穆侯唐叔八世之孫桓叔之父也晉亂自桓叔始輟止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厭極也已止也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速召也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本根亂本謂欒氏猶尚樹立也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柯斧柄所操以伐木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間間息也謂滅欒氏而去其黨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訓教也明訓在威權言旣有明教當有威權以行之威權在君言不在臣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掄擇也常

位謂世有功烈於國而中微者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逞快也是遂威而遠權遂申也遠權權及後嗣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弗從言皆從君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皆可畜養而教導之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欲惡情欲好惡也偷苟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誣罔也以惡取善曰誣謂欒書雖殺厲公然人被其德不以為惡傳曰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邵公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覆敗也宗大宗也謂殺厲立悼以取重於國厚其家也若滅欒氏則民威矣威畏也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

瑕瑕嘉原原軫韓韓萬魏畢萬之後皆晉賢人有常位於國者威與懐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先君悼公欒盈不獲罪如何言盈不得罪於國為其母范祁所譖耳如何可滅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暱近也言當遠權為久長計也行權不可以隱於私以私恩隱蔽其罪無以正國也暱於權則民不道不可道訓也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與無君同則其為暱與隱也復産害矣且勤君身復反也勤勞也反害於國而勞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羣賊而以國

倫數而遣之羣賊盈之黨倫理也厚戒箴國以待之箴猶敕也待備也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猶少滅之恐少耳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寄託之而勸勉焉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祁午中軍尉曲沃欒盈邑欒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授之爵位而立之居三年後三年欒盈晝入為賊于絳欒盈在楚一年而奔齊魯襄二十三年齊莊公使析歸父以淄載盈及其士納之曲沃夏四月盈帥

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宫襄宫完固故就之傳曰奉公以如固宫欒盈不克出奔曲沃傳曰晋人圍曲沃遂刺欒盈滅欒氏刺殺也傳曰晋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欒懷子之出懷子盈也出奔楚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執政正卿即范宣子從欒氏者為大戮施施陳也陳其尸也欒氏之臣辛俞行行從盈也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事家君之三世為大夫家臣事之如國君也

再世以下主之大夫稱主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敢不敢也言不敢忘死而叛其君煩君司寇以刑臣也公說說其執義固止之不可可肯也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隋其前言隋壞也臣無二君若受君賜是有二心也君問而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逆反也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叔魚生其母視之叔魚晉大夫叔向母弟羊舌鮒也視猶相察也曰是虎目而豕喙虎視耽耽豕喙長而銳也鳶肩而牛腹鳶肩肩井斗出牛腹骨狀也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水注川曰谿谿壑溝也必以賄死後為晉理受雍子女而抑邢侯邢侯殺之遂弗視不自養視也揚食我生揚叔向邑也食我叔向子伯石也其母夏姬之女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宗同宗也食我既長黨於祁盈盈獲罪晉殺盈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在魯昭二十八年

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聘在襄二十四年范宣子問焉宣子晉正

卿士匄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言身死而名不朽滅穆子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言在舜世不改堯號在夏為御龍氏夏夏后孔甲之世也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曰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在商為豕韋氏商謂武丁之後為豕韋氏初祝融之後彭姓為大彭大彭豕韋二國為商伯其後商滅豕韋劉氏自御龍代豕韋故傳曰以更豕韋之後在周為唐杜氏周武王之世唐杜二國名豕韋自商之末改國於唐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周卑晉繼之為范氏其此之謂乎卑王室微也晉繼之者謂為盟主總諸侯也為范氏者杜伯為宣王大夫宣王殺之其子隰叔去周適晉生子輿為晉理官其孫士會為晉正卿食

邑於范是為范氏對曰以豹之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世祿世食官邑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沒矣其言立於後世言有立言可法者謂若教行父事君告糴於齊之屬此之謂死而不朽

范宣子與龢大夫爭田久而無成成平也龢晉邑之大夫也爭田之疆界久而不平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羊舌赤也魯襄三年代父職為中軍尉之佐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言主軍也不敢侵官非其官與之為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出以軍旅出也徵召也訊問也問於孫林父林父衛大夫孫文子魯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公孫剽二十六年甯喜殺剽而納獻

公林父遂以戚叛事晉 孫林父曰旅人所以事子也唯事是待旅客也言客寄之人不敢違命問於張老三君云張老中軍司馬也昭謂魯襄三年悼公以張老為司馬至襄十六年平公即位以其子張君臣代之此時為上軍將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戎兵也問於祁奚祁奚既老平公元年復為公族大夫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回邪也內事之朝內朝內也大夫之貪是吾罪也大夫公族大夫然則祁奚掌之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外應受我內憎其非問於籍偃籍偃上軍司馬籍游也籍偃曰偃以斧鉞從於張孟孟張老字曰聽命焉若夫子

之命也何二之有（夫子張孟也）釋夫子而舉（釋舍也舉動也）是反吾子也（吾子宣子宣子為上卿本使我聽命於張孟今若背之而從子之私是反子之前令）問於叔魚（叔魚叔向之弟）叔魚曰待吾為子戮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龢未寧（寧息也）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訾祏（訾祏宣子家臣）訾祏實直而博直能端辯之（端正也辯別也）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家臣室老）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典常也刑法也）而訪咨於耇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侯汝叔齊）曰聞吾子有龢之怒吾以為不信諸侯皆有二心是之

不憂二心欲叛晉而怒龢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見午中軍尉曰晉為諸侯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龢言皆從子之命何但龢大夫乎盍密和和和平也和大以平小乎勸以大德平小怨宣子問於訾祏訾祏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隰叔杜伯之子宣王殺杜伯隰叔避害適晉生子輿為理子輿士蔿之字理士官也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績功也世及武子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父子為世及至也謂士蔿生成伯成伯生缺缺生武子士會文公五年士會攝右為大夫

佐襄公以伯諸侯諸侯無二心者。及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文公生成公成公生景公及為成師居太傅唐尚書云為成公軍師使太傅官昭謂此成當為景字誤耳晉宣九年晉成公卒至十六年晉景公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端刑法輯訓典輯和也國無姦民士會為政盜賊奔秦是也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隨范晉二邑也及文子成晉荊之盟文子武子之子燮也晉使士燮盟楚于宋西門之外在魯成十二年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間隙豐厚也間隙瑕釁也兄弟鄭衛也鄭衛晉其為好不相加戎所以厚兄弟之國是以受郇櫟郇櫟晉二邑也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

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三子子與武子文子今旣無事矣而非龢非恨也於是加寵將何治為晉加寵於子將何所為治乎宣子說乃益龢田而與之和以所爭田益之與之平和訾祏死范宣子謂獻子獻子宣子之子范鞅曰鞅乎昔者吾有訾祏也吾朝夕顧焉顧問也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無賢臣也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易簡也不敢自安而為簡略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言已為政貴和而好說其道謀於衆不以賈好賈求也言心樂咨不以求為好

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衷善也由從也宣子曰可以免身

平公說新聲說樂也新聲昔衛靈公將如晉舍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止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水之中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乎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師曠晉主樂大師子野君之明兆於衰矣兆形也夫樂以開山川之風開通也故八音以通八風以耀德於廣遠也耀明也風德以廣之風風宣其德廣之於四方作樂各象其德韶夏濩武是也風山川以遠之遠遠其德也周禮每樂一變各有所致謂鱗介毛羽之物山林

川澤天地之神祇也風物以聽之言風化之動物莫不傾耳而聽脩詩以詠之循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作之有時動有禮義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平公射鴳不死鴳扈小鳥也使豎襄搏之失豎內豎襄名也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夕至於朝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兕似牛而青善觵人徒林林名一發而死曰殪甲鎧也以封于晉言有才執以受封爵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

之勿令遠聞殺之益聞詭辭以諫君忸怩顏乃趣赦之忸怩慙皃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撫拊也曰自此其父之死

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謂有所建為及諫爭相為終始以成其事也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無不可言皆從也藉

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君子周而不比故偃問之叔向曰君子比而

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贊佐也引黨以封已引取也封厚也利已

而忘君別也別別為朋黨也

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景公秦穆公之玄孫桓公之子鍼后子伯車也在魯襄二

十六年叔向命名行人子員行人掌賓客之官員名也行人子朱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當直也御進也言次應直事叔向曰肸也欲子員之對客也子朱怒曰皆君之臣也班爵同與員同也何以黜朱也黜退也撫劍就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也子孫饗之饗饗其福也饗或為賴不集三軍之士暴骨必復戰鬬也夫子員道賓主之言無私子常易之易變也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拂褰也人救之平公聞之曰晉其庶乎庶幾於興吾臣之所

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懼卑其臣不心競而力爭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盟在魯襄二十七年晉楚始盟以弭諸侯之兵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子木屈到之子屈建也傳曰將盟楚人衷甲襲掩也曰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趙武晉正卿文子也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不可侵暴信不可犯犯陵也忠自中自中出也而信自身身行信也其為德也深矣其置本也固矣故不可捐也捐動也今我以忠謀諸侯謀安諸侯而以信覆之覆驗其忠荆之逆諸侯也亦云亦云欲弭兵為忠信逆迎也是以在

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塞絕也信反必斃斃踣也忠塞無用無以用諸侯也安能害我且夫合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此行也荆敗我諸侯必叛之以弭兵合諸侯而衷甲以襲晉故諸侯必叛之子何愛於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言晉有信諸侯必歸之是行也以蕃為軍蕃籬落也不設壘壁攀輦即利而舍攀引也輦車也即就也言人引車就水草便利之地而舍之候遮扞衛不行候候望遮遮罔也晝則候遮夜則扞衛扞衛謂羅闔狗附也張羅闔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彍弩注矢以誰何謂之羅闔入二十人為曹輩去壘三百步畜犬其中或視前後或視左右謂之狗附皆昏而設明而罷

候遮二十人居狗附處以視聽候望明而設昏而罷不行者不設之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畏晉守信諸侯與之故不敢謀也自是沒平公無楚患矣

宋之盟弭兵之盟也楚人固請先歃楚人子木也歃歃血也叔向謂趙文子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子若能以忠信贊君也贊佐也而裨諸侯之闕裨補也闕缺也歃雖後諸侯將戴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政以賄成今雖先歃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岐山之陽楚為荆蠻荆州之蠻也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置立也蕝謂束

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為表表其位也鮮牟東夷國燎庭燎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狎更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讓使楚先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在魯昭元年魯人食言食偽也言魯使叔孫穆子如會尋宋之盟欲以修好弭兵尋盟未退而魯伐莒取鄆是為虛偽其言楚令尹圍將以魯叔孫穆子為戮令尹圍楚恭王之子樂王鮒求貨焉弗與鮒晉大夫趙樂桓子也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欲欲得楚國也少懦於諸侯懦弱也以諸侯為弱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故事也必欲治之非但求

致之而已其為人也剛而尚寵尚好也好自尊寵若及必弗避也以事及於辠者必加治戮無所避也子盇逃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為欲衛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不免於討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為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為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難難居也自它及之何害何害於義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美生惡死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齊一也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

為盟主矣言無以復齊一諸侯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卹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果必行也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趙文子為室室宮也斲其椽而礱之椽榱也礱磨也張老夕焉而見之見見匠人為之不謁而歸謁告也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速去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

礱之加密石焉密細密文理石為砥也先粗礱之加以密砥諸侯礱之無密石也大夫斲之不礱也士首之斲其首也備其物義也物備得宜謂之義從其等禮也從尊卑之等謂之禮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通更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為使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為也

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京當為原九原晉墓地曰死者若可作也作起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陽子處父文子曰夫陽

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廉直剛而無謀為狐射姑所殺其知不足稱也稱述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見利見全身之利謂與晉文避難至將反國無輔佐安國之心授璧請亡故其仁不足稱也鄭後司農以為詐請亡要君以利也其隨武子乎武子范會納諫不忘其師言聞之於師也言身不失其友身有善行稱友之道事君不援而進進進賢也不阿而退阿隨也退退不肖也言不隨君必欲進賢退不肖秦后子來奔后子景公之弟鍼來奔在魯昭元年趙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乎問有道不對曰不識難即言之故曰不識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

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有不道事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龢孰言國無道而年穀和孰天不讃覺必恃而驕也鮮不五稔鮮少也稔年也少不至五年而亡文子視日曰朝夕不相及誰能俟五言朝恐不至夕文子出后子謂其徒徒從者也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恤後猶恐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忨日而潵歲忨偷也潵遲也怠偷甚矣怠懈也偷苟也非死逮之必有大咎逮及也大咎非常之禍　冬趙文子卒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龢視之龢名也出曰疾不可為也為治也是謂遠男而近女遠師傅近女色也惑以生蠱惑於女以生疾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疾非鬼神亦非飲食生於淫惑以喪其志良臣不生天命不佑佑助也良臣謂趙孟不生將死也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二三子晉諸卿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苛煩也慝惡也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佑對曰自今之謂從今以往龢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言文子不能以明直規輔平公之闇曲使至淫惑也樛木不生危樛木大木危高險也松柏不生埤埤下濕也

以喻文子不久存也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寵榮也八年之謂多矣已為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止其淫惑是謂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官猶職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慝惡也言蠱之為惡害於嘉穀穀為之飛若是類生蠱疾者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伏藏也嘉善也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穀氣起則蠱伏藏穀不朽蠹而人食之章明之道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選擇也擇有德者而親近之以象人食穀而有聰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靜安也伏去也言夜當安女之有德者以禮自節以

去已蠱害之病言蠱害穀猶女害男也今君一之一一晝夜也是不饗穀而食蠱也蠱喻女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皿器也言為蠱作器而受之夫文蟲皿為蠱吾是以云文字也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諸侯服則專於色過是晉之殃也過十年荒淫之禍及國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叛晉從楚十年平公薨十年後十年也事在魯昭十年

秦后子來仕避景公仕於晉其車千乘從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子干恭王之庶子公子比也魯昭元年楚公子圍殺郟敖子干奔魯叔向為太傅

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宣子韓起也代趙文子為政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公之孤四命五百人為旅為田五百頃上大夫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命百人為卒為田百頃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也鈞同也對曰夫爵以建事事職事也祿以食爵隨爵尊卑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稱副也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于朝韋藩蔽前後木楗木擔也唯其功庸少也言無功庸雖富不得服其尊服過於朝無位爵故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文文織錯錯鏤也言富商之財足以金玉

其車文錯其服以其無爵位故不得為耳則上為韋藩木楗是也能行諸侯之賄言其財賄足以交於諸侯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績功也八尺曰尋且秦楚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回曲也乃均其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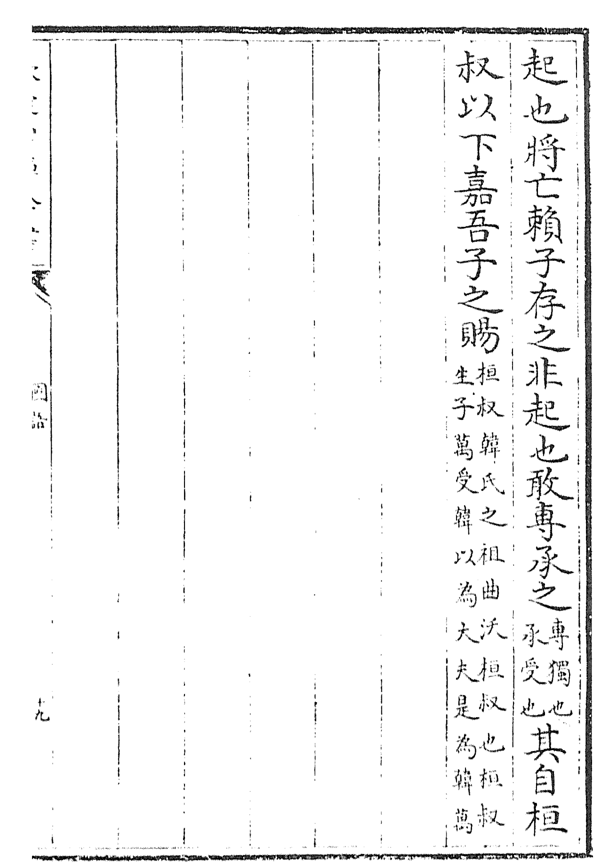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簡公僖公之子嘉也成子子產之謚鄭穆公之孫子國之子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贊導也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諭謂祭祀告謝也而無除今夢黃能入于寢門夢公夢也能似熊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人殺主殺人厲鬼惡鬼也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

大政美大之政僑聞之僑子產名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帝堯也殛
放殛而殺之化為黃能以入于羽淵羽山之淵鯀既死而神化也實為夏
郊禹有天下而郊祀之三代舉之舉謂不廢其祀夫鬼神之所及吉凶所及非
其族類則紹其同位紹繼也殷周祀之是也是故天子祀上帝上帝
天也公侯祀百辟以死勤事功施於民者自卿以下不過其族族親族也
今周室少卑卑微也晉實繼之謂為盟主統諸侯也其或者未舉夏
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為周祀也董伯為尸董伯晉大夫神不歆非類則董
伯其姒姓乎尸主也五日公見子產祭後五日平公有瘳故見之賜之莒鼎莒鼎

出於莒也傳曰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鼎方上也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實財也無以從二三子從隨也隨其聘贈之屬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欒書為晉上卿而又不及其宮不備其宗器宮室宗器祭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越發聞也諸侯親之戎狄懷之懷歸也以正晉國行刑不疚疚病也以免於難免殺君之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藝極也桓子欒書之子黶也略則行志略犯也則法也假貸居

賄（居蓄也）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脩武之德（懷子桓子之子盈也）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亡奔也）夫郤昭子（昭子郤至也）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奢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三卿郤錡郤至郤犨又有五人為大夫）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能行其德）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



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專獨也承受也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桓叔韓氏之祖曲沃桓叔也桓叔生子萬受韓以為大夫是為韓萬

國語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四百五十三　史部

國語卷十五

吳　韋昭　注

晉語九

士景伯如楚景伯晉理官士彌牟如楚聘也叔魚為贊理叔魚羊舌鮒也贊佐也景伯如楚故叔魚攝理其官也傳曰叔魚攝理邢侯與雝子爭田二子皆晉大夫也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巫臣奔晉晉與之邢雝子故楚大夫奔晉晉與之鄐爭鄐田之疆界也雝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不直故納其女傳曰罪在雝子及蔽獄之日

叔魚抑邢侯（蔽決也抑枉也）邢侯殺叔魚與雝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陳尸為戮）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鬻賣也）雝子賈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官司寇也干犯也）夫以回鬻國之中（同罪也中平也）與絶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施施劾捕也）而尸叔魚與雝子於市（死時在朝故尸於市在魯昭十四年）

中行穆子率師伐狸圍鼓（穆子晉卿中行偃之子荀吳中行伯也狸鮮虞也鼓

白翟别邑在魯昭十五年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利爵賞也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盈滿也且夫翟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憾恨也晉豈其無豈無恨也是我以鼓教吾邉鄙貳也貳二心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進進取也不能則退不以安賈貳賈市也安謂不勞師而得鼓令軍吏呼城儆將

攻之未傳而鼓降傳著也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宛支鼓子鳶鞮也穆子既克鼓以鳶鞮歸既獻而反之其後又畔魯昭二十二年荀吳襲鼓滅之以鳶鞮歸使涉它守之也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從寮官也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釐將妻子從鼓子也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遷徙也臣何賴於鼓賴利也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君謂涉它也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定安也而汝也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

也質贄也士贄以雉委贄而退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言委質於君書名於策示必死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也烈明也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即就也虞度也若就私利是為畔君畔君有辠故煩司寇舊法策死之法也若臣皆如是是將有不意度而至之患者晉其如之何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吾當脩務何德而得若此之臣乎乃使行既獻獻獻功也言於項公言鼃之賢於項公項公昭公之子去疾也與鼓子田于河陰河陰晉河南之田使君而田之使夙沙鼃相之

范獻子聘於魯〔獻子范宣子之子士鞅也聘在魯昭二十一年〕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言其鄉之山也〕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伯禽之曾孫微公之子獻公具也武獻公之庶子武公敖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言學則必知諱不見笑也禮入境而問禁入門而問諱〕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廕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董叔將取於范氏〔董叔晉大夫也范氏范宣子之女〕叔向曰范氏富

益已乎言富必驕驕必陵人已止也曰欲為繫援焉欲自繫綴以為援助它日董祁愬於范獻子祁董叔之妻獻子之妹也范范姓祁名也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紡縣也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鬬臣五人我無一何也簡子晉卿趙文子之孫景子之子趙鞅志父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鬬臣扞難之士叔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肸也待交捽可也此言欲勇則勇士至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梗陽魏氏之邑獄訟也）請納賂於魏獻子獻子將許之（獻子晉正卿魏戊之父魏舒也傳曰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獻子將受之或云大宗即舒也昭謂大宗訟者之大宗為訟者納賂也）閻沒謂叔寛曰與子諫乎（閻沒閻明叔寛女齊之子叔褒也皆晉大夫傳曰魏戊使二子諫）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主獻子也不賄不貪財也）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殃猶病也）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明叔褒在召之使佐食（佐猶勸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

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主之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屬適也厭飽也已止也適小飽足則自節止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善二子善諭而不逆獻子能覺改也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下邑晉邑董安于趙簡子家臣多功也周禮曰戰功曰多魯定十三年簡子殺邯鄲大夫趙午午之子稷以邯鄲畔午荀寅之甥也荀寅士吉射之姻也二人作亂攻趙氏之宮簡子奔晉陽晉人圍之時安于力戰有功也趙簡子賞之辭辭不受也固賞

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為前世義於諸侯（言其稱譽於前世諸侯以為義也）而主弗志（志識也）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耆致也司馬掌兵也）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端玄端委委貌也韠韋蔽膝帶大帶宰宰人宰官也）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言戰鬭為凶事猶人有狂易之疾相殺傷也）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尹鐸簡子家臣晉陽趙氏邑為治也）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繭絲賦稅保障蔽扞也小城曰保禮記曰遇入保者）簡子

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損其戶則民優而稅少簡子誡襄子襄子簡子之子無卹也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所謂保障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隳其壘培隳壞也壘荀寅士吉射圍趙氏所作壁壘也壘墼曰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增高其壘因以自備也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既不隳又增之故怒也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辭請也不可可肯曰是昭余讎也昭明也明我怨讎以辱我也郵無正進無正

晉大夫郵良伯樂

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文子簡子之祖趙武也釁猶離也難謂莊姬之譖趙氏見討】從姬氏於公宮【姬氏莊姬趙朔之妻文子之母晉景公之姊也姬淫於趙嬰嬰兄趙同趙括放之姬譖同括景公殺之文子從莊姬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為公族大夫也】有恭德以升在位【在卿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正卿上卿羞進也】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典常也刑法也】而去其師保【在公宮故無師保也】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基始也始更修之於身以能復其先也】及景子長於公宮【景子文子之子簡子之父趙成也從其王母在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

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學教也）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同宗之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荀士之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言見壘培可以戒懼足當師保何為不增）是以脩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鑑鏡也鳩安也）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微無也）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免難之賞軍賞）

也言見戒而懼懼則有備是為免難也

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伯樂無正字以其賞如伯樂氏如之也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祿所得賞也

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若如也怨自如故也

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弢衉血鼓音不衰鐵衛地弢弓衣也晉中行寅范吉射以朝歌畔齊鄭與之魯哀公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駟弘送之范吉射逆之簡子禦之遇於戚遂戰於鐵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伏弢上猶能擊鼓而汙血曰衉

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為右莊公衛靈公太子蒯聵也圖殺少君不成奔晉簡子許納之時為簡子車右

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殪死也九

上九下車以救簡子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無正王良御御簡子也曰吾兩鞁將絕吾能止之鞁靷也能止馬徐行故不絕今日之事我上之次也言次蒯聵駕而乘材兩鞁皆絕乘輮也材橫木也

衛莊公禱禱謂將戰時請福也曰曾孫蒯聵以諄趙鞅之故諄佐也敢昭告于皇祖文王昭明也皇大也文王康叔之父烈祖康叔烈顯也文祖襄公文言有文德也襄公蒯聵之祖父靈公之考昭考靈公昭明也靈公蒯聵之父夷請無筋無骨夷傷也戰鬬不能無傷無筋無絕筋無骨無折骨也無面傷傷於面也無敗用用兵用也無隕懼隕隕越也死不敢請言不敢請

歸之神也簡子曰志父寄也志父簡子之後名也春秋書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後得反國故改為志父寄寄禱也

趙簡子田于螻螻晉君之囿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史黯晉大夫史墨也時為簡子史犬田犬也門君囿門也簡子見之曰何為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囿茲此也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言君從法臣從君也主將適螻而麓不聞麓主君苑囿之官也傳曰山林之木衡麓守之臣敢煩當日當日直日也言主將之君囿不煩麓以告君臣亦不敢煩主之直日以自白也簡子乃還

少室周為趙簡子右少室周趙簡子臣之姓名也右戎右也聞牛談有力牛談簡子臣請與之戲戲角力也弗勝致右焉致右於談簡子許之使少室周為宰宰家宰也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范吉射中行寅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諫過匡救其惡賞善將順其美薦可而替不薦進也替去也傳曰君所謂可而有不焉臣獻其不以成其可君所謂不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

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死其難也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難謂為亂見逐伐君而敗見討伐也事在魯定公十三年君出在外以朝歌畔魯哀五年又奔齊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立於外有齊土於它國也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壯馳茲晉大夫蓋吳人也曰東方之士孰為

瘉[瘉賢也]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小曰蛤大曰蜃皆介物蚌類也]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化謂蛇成鼈鼉石首成鳧之類也]唯人不能哀夫竇犨侍[竇犨晉大夫]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人賢人也]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

之不登（登高也）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純色為犧喻二子皆名族之後當為祭主於宗廟今反放逐畎畝之中是亦人之化也）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趙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翟（襄子晉正卿簡子之子無卹也新穉穆子晉大夫新穉狗也伐翟在春秋後）勝左人中人（左人中人翟二邑也）遽人來告（遽傳也）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大謂勝二邑）而主色不怡何也（怡悅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純一也）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德不能服必致寇故非福也）非

德不當雖（當猶任也雖和也言唯有德者任以福祿為和樂也）雖不為幸（能和樂則不為幸也）吾是以懼

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宣子晉卿荀躒之子甲也瑤宣子之子襄子知伯也）知果曰不如宵也（知果晉大夫知氏之族也宵宣子之庶子也）宣子曰宵也很（很很戾不從人）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不仁）美鬢長大則賢（鬢髮類也）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給足也）巧文辯惠則賢（巧文巧於文辭）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

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待猶假也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太史掌氏姓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善其知人

知襄子為室美襄子知伯瑤也美麗好也士茁夕焉士茁知伯家臣夕夕往也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志記也峻峭也原陸也言其高險不安故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言上茂盛冬夏有陰故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言不兩興

室成三年而知氏亡三年知伯與韓魏伐趙襄子圍晉陽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知伯曰吾始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汾水可以灌安邑安邑魏也絳水可以灌平陽平陽韓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趙襄子夜使張孟私於韓魏韓魏與之合遂滅知伯而分其地在春秋後

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還自衛知襄子伐鄭自衛還也三卿知襄子韓康子魏桓子藍臺地名也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康子韓宣子之曾孫莊子之子虎也段規魏桓子之相也知伯國聞之諫伯國晉大夫知氏之族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

於是言所聞與此異夫郤氏有車轅之難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嬖於厲公而滅三郤在魯成十七年趙有孟姬之讒趙趙同趙括也孟姬趙文子之母莊姬也通於趙嬰兒同括放之孟姬愬怨讒之於景公景公殺之在魯成八年欒有叔祁之愬欒欒盈也叔祁范宣子之女盈之母也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愬之於宣子逐滅欒氏范中行有函冶之難函冶范皋夷之邑也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中行寅與范氏相睦故皋夷謀逐二子卒滅之在魯定十三年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三失三失人也怨豈在明明著也不見是圖不見未形也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或大而不為怨亦不

在小禍難或起小怨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物事也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君康子相段規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蜹蟻蠭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自藍臺之後五年也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于師言段規首為策遂作難反知伯者滅知氏

晉陽之圍知襄子圍趙襄子於晉陽也魯悼四年知瑤伐鄭恥襄子襄子怨之知瑤驕泰請地於趙趙弗與瑤帥韓魏攻趙襄子襄子保晉陽三家圍之在春秋後張談曰先主為重

器也為國家之難張談趙襄子之宰孟談也重器圭璧鍾鼎之屬盍姑無愛
寶於諸侯乎欲令行賂以求助也襄子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
也可地趙襄子之臣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於先子夷平也疾
病也言已行有闕病不及先子也不德而賄言無德而以賄求助也夫地也求
飲吾欲言地求飲食我以情欲無忠諫也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養長
也干求也吾不與皆斃皆俱也斃踣也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
曰長子近且城厚完長子晉別縣也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
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斃踣也誰與我誰與我同力也從者曰邯

鄲之倉庫實邯鄲晉別縣也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浚煎也讀若濬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先主簡子也謂無以尹鐸為少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尹鐸之所寛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晉師三卿之師也灌引汾水以灌之沈竈產鼃民無畔意沈竈縣釜而炊也產鼃鼃生於竈也鼃蝦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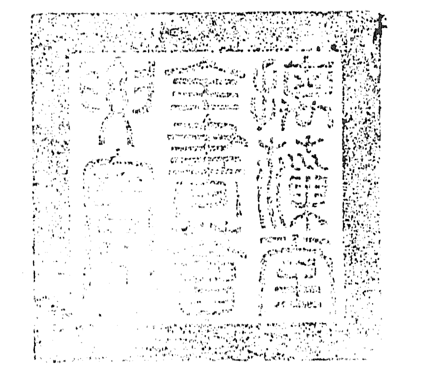
國語卷十五

謹案卷十四第三頁後八行三世事家君之刊本事作仕據宋本改

第七頁前八行成伯生缺刊本訛作缺成伯據宋本改

第十六頁前八行楚公子圍殺郟敖子干奔晉刊本敖訛放據左傳改

第十七頁前三行且秦楚匹也刊本秦楚訛楚秦據宋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姚鍾英

謄錄貢生臣王嘉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國語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四百五十四 史部

國語卷十六

吳 韋昭 注

鄭語

桓公為司徒桓公鄭始封之君周厲王之少子宣王之弟桓公友也宣王封之於鄭幽王八年為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周衆西周之民東土陜以東也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史伯周太史故猶難也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昌盛也偪

姻也當成周者成周雒邑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荊蠻羋姓之蠻鬻熊之後也申呂姜姓應蔡隨唐皆姬姓也應武王子所封鄧曼姓陳嬀姓也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衛康叔之封燕邵公之封皆姬姓也翟北翟也鮮虞姬姓在翟者路洛泉徐蒲皆赤翟隗姓也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八國姬姓也虞虞仲之後虢虢叔之後西虢也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齊姜姓魯曹滕皆姬姓宋子姓薛任姓鄒曹姓莒己姓東夷之國也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王支子母弟姬姓是也甥舅異姓是也蠻荊楚也戎翟北翟路洛泉徐蒲是也戎或為夷則皆蠻荊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親謂支子甥舅頑謂蠻夷戎翟

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言此四水之間可逃也謂左濟右洛前潁後河是其

子男之國虢鄶為大是是四水也虢東虢虢仲之後姬姓也鄶妘姓也當幽王時於

子男此二國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此虢叔虢仲之後叔仲皆當時二國君之

守勢地勢阻固也險有險阨皆恃之而不脩德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

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

妻子曰孥賄財也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

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甚得周衆奉直辭伐有罪故必勝也若

克二邑二邑虢鄶鄔蔽補丹依𩵯歷莘君之土也言克虢鄶則此

八邑皆可得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莘國也主芣騩而食溱洧芣騩山名主為之神主也孔子曰夫顓臾為東蒙主食謂居其土食其水也脩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其後卒如史伯之言公曰南方不可乎南方當成周之南申鄧之間對曰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荊楚也熊嚴楚子熊之後十四世也伯霜楚子熊霜季紃楚子熊紃也仲不立叔在濮耳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濮蠻邑薳氏楚大夫克能也熊霜之世叔熊逃奔濮而從蠻俗熊霜死國人立季紃薳氏將起叔熊立之又有禍難而不能立也是天啓之心也啓開也天開季紃故叔熊不得

立有心字誤

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 言季紃又聰明能和協其民臣之心功德蓋其先王也

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 替廢也

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偪也 光大也

且重黎之後也 重黎官名楚語曰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言楚之先為此二官

夫黎為高辛氏火正 高辛帝嚳也黎顓頊之後吳回也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產六子其季曰季連為芈姓楚之祖也季連之後為鬻熊事周文王其曾孫熊繹當成王時封於荊蠻為楚子黎當高辛氏為火正傳曰吳回為黎黎火正也

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 淳大也燿明也惇厚也言黎為火正能治其職以大

明厚大天天明地德故命之為祝融祝始也融明也大明天明若歷象三辰也厚大地地德若敬授民時也光昭四海使上下有章也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常不章章顯也虞夏商周是也是成天地之功者虞幕能聽協風以成物樂生者也虞幕舜後虞思也協和也言能聽知和風因時順氣以成育萬物使之樂生者也周語曰瞽告有協風至王乃耕藉之類是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單盡也庶衆也品高下之品也禹除水災使萬物高下各得其所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保養也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魯語曰契為司徒而民輯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棄后稷也

播布也殖長也百穀黍稷稻粱麻麥荏菽雕胡之屬蔬草菜之屬可食者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禹身王稷契在子孫公侯伯謂其後杞宋及幕後陳侯也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柔潤也嘉善也善材五穀材木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八姓祝融之後八姓已董彭禿妘曹斟芈也侯伯諸侯之伯佐制物於前代者佐助也物事也前代夏殷也昆吾為夏伯矣昆吾祝融之孫陸終弟二子名樊為已姓封于昆吾昆吾衛是也其後夏衰昆吾為夏伯遷于舊許傳曰楚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大彭豕韋為商伯矣大彭陸終弟三子曰籛為彭姓封于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彭姓之別封于豕韋者殷衰二國相繼為商伯當周未有未有

侯伯巳姓昆吾蘇顧溫董五國皆昆吾之後別封者莒其後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董姓巳姓之別受氏為國者有飂叔安之裔子曰董父以擾龍服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封之鬷川當夏之興別封鬷夷于孔甲前而滅矣傳曰孔甲不能食龍而未獲豢龍氏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彭祖大彭也豕韋諸稽其後別封也大彭豕韋為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復興而滅之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禿姓彭祖之別舟人國名妘姓鄔鄶路偪陽陸終弟四子曰求言為妘姓封于鄶鄶今新鄭也鄔路偪陽其後別封也曹姓鄒莒陸終弟五子曰安為曹姓封於鄒皆為采衛皆妘曹也采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衛衛服去王城三千里或

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數也或六姓之後在王室蘇子溫子也在夷翟莒偪陽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斟姓曹姓之別也或云夏少康滅之非也傳有斟灌斟尋澆所滅非少康又皆夏同姓非此也融之興者其在芊姓乎芊姓夔越不足命也夔越芊姓之別國也楚熊繹六世孫曰熊摯有惡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摯自棄於夔其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蠻芊蠻矣蠻芊謂叔熊在濮從蠻俗也唯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昭明也姜嬴荊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齊姓嬴秦姓芊楚姓代更也干犯也言其代強更相犯間也姜伯夷之後也伯夷堯秩宗炎帝之後四岳之族也嬴伯翳之後也伯翳舜虞

官少皥之後伯益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秩宗之官於周為宗伯漢為太常掌國祭祀書曰典朕三禮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百物草木鳥獸也議使各得其宜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興謂為周衰其將至矣至於侯伯也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謝宣王之舅申伯之國也今在南陽謝西有九州一千五百家曰州何如問可居不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沓黷也忍忍行不義因就也惟謝郟之間間謂郟南謝北虢鄶在焉郟後屬鄭鄭哀楚取之魯昭元年傳曰葬王於郟謂之郟敖是也其冢君侈驕冢大也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怠慢也忠信為周言民慢

黷其君而未及於忠信也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更君更以君道導之則易取也且可長用也長用久處也公曰周其弊乎弊敗也對曰殆於必弊者殆近也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大誓周書言民惡幽王猶惡紂欲令之亡天必從之也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王幽王也高明昭顯謂明德之臣暗昧幽瞑不見光明之道也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角犀謂顏角有伏犀豐盈謂頰輔豐滿背賢明之相也頑童童昏固陋也謂背暗昧窮陋不識德義者去和而取同和謂可否以相濟同同欲也君子和而不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陰陽和而萬物生同同氣也以它平它謂之

和謂陰陽相生異味相和也故能豐長而物生之土氣和而物生之國家和而民附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裨益也同者謂若以水益水盡乃棄之無所成也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雜合也成百物謂若鑄冶煎亨之屬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剛強也和六律以聰耳聽和則聰也正七體以役心役營也七體七竅也目為心視耳為心聽口為心談鼻為心芳也平八索以成人平正也八索謂八體以應八卦也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建九紀以立純德建立也純純一不雜駁也九紀九藏也正藏五又有胃旁胱腸膽也紀所以經紀性命立純德也周禮曰九藏之動

賈唐云九紀九功也合十數以訓百體此所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賈唐云十數自王以下位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百體百官各有體屬也合此十數之名以訓導百官之體也出千品具萬方百官官有徵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位謂之萬方方道也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計算也材裁也賈唐說皆以萬萬為億鄭司農云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從古數也經常也姟備也數極於姟萬萬兆曰姟自十等至千品萬方轉相生故有億事兆物王收其常入舉九姟之數也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九畡九州之極數也其詩曰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周訓而能用之龢樂如一忠信

為周訓敎也言以忠信敎導之其民龢樂如一室也夫如是龢之至也至極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同則不繼求財於有方使各以其方賄來方之所無則不貢也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工官也講校也多衆也物事也聲一無聽五聲雜然後可聽也物一無文五色雜然後成文也味一無果五味合然後可食果美也物一不講講論校也王將棄是類而與剸同剸猶和也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剸同也石父虢君之名也巧從巧於媚從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聘后申后內妾襃姒侏儒戚

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侏儒戚施皆優笑之人御侍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試用也措置也不建立有德以為卿士而妖嬖之臣用之於位使幸之人置之於側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宣王幽王之父曰檿弧萁服實亡周國山桑曰檿弧弓也萁木名服矢房也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鬻賣也王使執而戮之戮之於路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府王內之府藏也此人也收以奔褒此人賣弧服者收取也褒人有獄而以為入褒人褒君姁也獄罪也入

進之於王天之命此久矣其又可為乎為治也訓語有之訓語周書曰夏之衰也襃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襃人襃君共處曰同而言曰余襃之二君也二先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止留也卜請其漦而藏之吉漦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乃布幣焉而策告之布陳也幣玉帛也陳其玉帛以簡策之書告龍而請其漦也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櫝櫃也傳郊之傳祭於郊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末末年沵彘之歲也漦沵於庭不可除也言沵於庭前謂取而發之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裳正

幡曰幃譟讙呼也化為玄黿以入于王府黿或為蚖蚖蜥蜴也象龍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盡也遭遇也毀齒曰齔未盡齔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既笄而孕孕任身也女十五而笄當宣王時而生厲王流彘共和十四年死十五年宣王立立四十六年幽王在位十一年而滅不夫而育育生也故懼而棄之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逸亡也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為入於王褒姁褒君也王遂置之置赦褒姁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以邪辟取愛曰嬖使至有漸之言也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

將俟淫德而加之焉加遺也遺以褒女也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精熟為酋腊極也滋益也申繒西戎方强申姜姓幽王前后太子宜咎之舅也繒姒姓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于申周衰故戎翟强也王室方騷騷擾也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大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太子將奔申申人弗畀必伐之畀與也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言幽王無道無與共守者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脩德於二國二國亦欲助正徼其後福申呂方强呂申同姓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隩隱也王師若在在在申也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

怒矣虢公從矣〔言石父在亦從王而怒〕凡周存亡不三稔矣〔稔年也〕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時難也用備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武武王文文王也〕文之胙盡武其嗣乎〔文王子孫魯衛是也胙盡謂衰也嗣繼也武王子孫當繼之而興〕武王之子應韓不在〔三君云不在時已亡也昭謂若已亡無宜說也近宜王時命韓侯為侯伯其後為晉所滅以為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為韓萬則其亡非平王時也應則在焉上史伯云南有應鄧是也不在言不在應韓當在晉也〕其在晉乎距險而鄰於小〔距險距守之地險也小小國謂虞虢霍楊韓魏芮之屬〕若

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國既險固若增之以德可以大開土宇後魯閔元年晉滅魏霍僖五年滅虞虢也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興乎秦仲嬴姓附庸秦公伯之子為宣王大夫詩序云秦仲始大齊侯齊莊公姜姓之有德者此二人為姜嬴之儁且國大[illegible]近興也公說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十邑謂虢鄶鄔蔽補丹依㽥歷莘也後桓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賈侍中云寄地猶寄止也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即位八年九年而王室始騷騷謂適庶交爭亂虐滋甚也十一年而斃幽王伐申申繒召西戎以伐周

殺幽王於驪山戲下桓公死之

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

代更也平王即位五十一年

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

景當為莊莊公秦仲之子襄公之父取周土謂莊公有功於周周賜之土也及平王東遷襄公佐之故得西周豐鎬之地始命為諸侯三君皆云秦景公宣王季年伐西戎破之遂有其地昭謂幽王為西戎所殺故史伯云申繒西戎方強至平王時秦襄公猶征伐之故詩序云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是也又景公乃襄公十世之孫而云宣王時破之遂有其地誤矣

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

文侯仇也定謂迎平王定于洛邑

齊莊僖於是乎小伯

莊齊太公後十二世莊公購也僖莊公之子祿父也小伯小主諸侯盟會

楚蚡冒於是乎始啓濮

蚡冒楚季紃之孫若敖之子熊

率濮南蠻之國

叔熊避難處也

國語卷十六

國語卷十七

吳 韋昭 注

楚語上

莊王使士亹傅大子葴 莊王楚成王之孫穆王之子旅也士亹楚大夫葴恭王名 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 賴恃也 對曰夫善在大子大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 朱堯子封於丹 舜有商均 均舜子封於商 啓有

五觀啟禹子也五觀啟子大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大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傳曰夏有觀扈湯有大甲大甲湯孫大丁之子不遵湯法伊尹不能正放之于桐文王有管蔡管蔡文王子周公兄也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煩亂也蠻夷戎翟其不賓也久矣賓服也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楚賢大夫申公也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聳奬也抑貶也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世先王之世繫也昭顯也幽闇

也昏亂也為之陳有明德者世顯而闇亂者世廢也以休懼其動休嘉也動行也使之嘉顯而懼廢也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道開也顯德謂若成湯文武周召僖公之屬詩所美者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則法也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疏滌也樂者所以移風易俗盪滌人之邪穢也鎮重也浮輕也教之令使訪物官令先王之官法時令也訪議也物事也使議知百官之事業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語治國之善語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訓典五帝之書也族類謂若惇

叙九族比義義之與比也若是而不從不見從也動而不悛悛改也則文詠物以行之文文詞也詠風也謂以文詞風託事物以動行之求賢良以翼之翼輔也悛而不攝則身勤之攝固也勤勤身以勗勉也多訓典刑以納之刑法也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徹通也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施己所欲原心舍過謂之忠恕明久長以道之信有信然後可長久明度量以道之義義宜也言度量所宜也明等級以道之禮等級貴賤之品明恭儉以道之孝恭儉所以事親明敬戒以道之事敬戒於事則無敗功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

昭明也明利言利人及物明除害以道之武除害去姦亂也明精意以道之罰明盡精意斷之以情明正德以道之賞正德謂不私所愛也明齊肅以耀之臨齊一也肅敬也耀明也臨臨事也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濟成也為為師傅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皃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宣徧也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興猶成也夫子踐位則退夫子大子退講退也自退則敬自退則見敬也不則赧

赧懼也不自退則恒憂懼

恭王有疾恭王大子歲也疾在魯襄十三年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業伯業也覆楚國之師不穀之辠也覆敗也謂鄢陵之戰為晉所敗若得保其首領以沒保首領免刑誅也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請為靈若厲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言春秋禘祫當以王諡序昭穆從先君於廟堂也大夫許諾王卒及葬子囊議諡子囊恭王弟令尹公子貞大夫曰君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先其善先舉君之善事以為稱不從其過行也赫赫楚國而

君臨之赫赫顯盛也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撫安也征正也南海羣蠻也訓敎也寵榮也敎及諸夏謂主盟會頒號令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謚法既過能改曰恭若先君善先其善事則請爲恭

大夫從之

屈到嗜芰屈到楚卿屈蕩子子夕也芰蔆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宗臣曰老宗老爲宗人者曰祭我必以芰及祥祥祭也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建屈到之子子木也宗老曰夫子屬之夫子屈到也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承奉也其法刑在民心而

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微無也雖使無楚國之稱諸侯猶皆譽之以為善也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諸侯以大牢也大夫有羊饋羊饋少牢也士有豚犬之奠士以特牲庶人有魚炙之薦庶人祀以魚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共之以多少為差也不羞珍異不陳庶侈羞進也庶衆也侈猶多也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干犯也

湫舉娶於申公子牟湫舉楚大夫伍參之子伍奢之父伍舉也子牟申公王子牟也子牟有辠而亡亡奔也康王以為湫舉遣之康王恭王之子康王

昭也湫舉奔鄭將遂奔晉鄭小而近故欲奔晉蔡聲子將如晉蔡聲子蔡公孫歸生子家也唐云楚滅蔡蔡聲子為楚大夫昭謂蔡時尚存聲子通使於晉楚耳在魯襄二十六年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侑饗食也璧侑以璧侑食曰子尚良食尚猶強也良善也二先子其皆相子相助也二先子謂湫舉之父伍參聲子之父子朝也傳曰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尚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主盟主也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自謂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使子得歸湫舉降三拜拜善言也納其乘馬聲子受之四馬曰乘受而不辭定其心也還見令尹

子木子木屈建也傳曰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子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
於晉然蔡吾甥也蔡晉同姓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二國孰賢對曰晉
卿不若楚順說之辭言時趙武為晉正卿不及子木之忠然而有德其大夫則賢
賢於楚大夫也其大夫皆卿才也若杞梓皮革焉楚實遺之
杞梓良材也皮革犀兕也雖楚有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公族
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子元
楚武王子文王弟王子善也欲蠱文夫人遂處王宮鬬班殺之在魯莊二十八年及三十年或譖
王孫啓於成王啓子元子也成王文王子也或譖啓與父同臯王弗是是理也

王孫啓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晉楚戰於城濮在魯僖二十八年遁逃退也王孫啓與於軍事謂先軫先軫晉中軍帥曰是師也唯子玉欲之子玉楚令尹得臣也與王心違王不欲戰子玉固請王怒少與之師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東宮西廣楚軍營名諸侯之從者畔者半矣畔舍子玉也若敖氏離矣若敖氏子玉同族離謂不欲戰也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啓之為也昔莊王方弱方弱未二十申公子儀父為師儀父申公鬬班之子大司馬鬬克也王子燮為傅燮楚公子使師崇子孔帥師

以伐舒師崇楚太師潘崇也子孔楚令尹成嘉也舒羣舒也燮及儀父施二師而分其室施臯於二帥二帥潘崇子孔也室家貲也師還至則以王如廬師子孔潘崇之師也二子懼故以王如廬廬楚邑也傳曰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不得故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弗克而還廬戢黎殺二子而復王戢黎廬大夫也二子燮及儀父也或譖析公臣於王析公臣楚大夫也或譖之言與知二子之亂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讒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爲也規猶有也東夏蔡沈也傳曰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

其君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諸華繞角之役在魯成六年昔雝子之父兄譖雝子於恭王（雝子楚大夫父兄同宗之父兄也）王弗是雝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鄢之役晉將遁矣（鄢鄢陵也在魯成十六年）雍子與於軍事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欒書晉正卿料數也）在中軍王族而已（唐云族親族同姓也昭謂族部屬也傳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時二子將中軍中軍非二子之親也）若易中下楚必歆之（中下中軍之下也歆猶貪也簡易欒范之行示之弱以誘楚也傳曰欒范易行以誘之鄭司農以為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若合而函吾中（合合戰也函入也中中中軍也）吾上下必敗其左右（晉上下軍必敗楚之

左右軍也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萃集也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攻之欒書從之大敗楚師王親面傷則雖子之為也王楚恭王也面傷謂呂錡射其目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取於鄭穆公公子夏陳宣公之子御叔之父也為御叔取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女夏姬也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子南夏徵舒之字也御叔妄死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夏姬徵舒殺靈公楚莊王以諸侯討之而滅陳使子南戮於諸侯言為諸侯所戮在魯宣十一年莊王既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子反卒於襄老畀予也巫臣楚申公屈巫子靈也子反司馬公子側也襄老

楚連尹也初莊王欲納夏姬巫臣諫王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王乃止將以賜巫臣巫臣則又與子反子反欲取之巫臣又難之卒以與襄老襄老獲於邲二子爭之未有成晉楚戰於邲以在魯宣十二年晉知莊子射襄老獲之以其尸歸二子子反巫臣也爭爭夏姬成定也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巫臣導夏姬使歸託以求襄老之尸恭王遣爲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使適齊至鄭遂以夏姬行遂奔晉晉人用之實通吳晉使其子狐庸爲行人於吳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在晉請使於吳吳子壽夢説之乃通吳于晉使其子爲吳行人而教之射御道之伐楚至于今爲患則申公巫臣之爲也今湫舉

取於王子牟子牟得辠而亡執政弗是執政卿也謂湫舉曰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而望緬猶邈也領頸也曰庶幾赦吾辠又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矣彼若謀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豐大也子木愀然愀愁皃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復入何不來為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夫子不居矣不居言當奉命於它國春秋相事以還軫於諸侯軫車後橫木也言四時相聘問之事回車於諸侯也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資賂也東陽楚北邑不然

不來矣子木曰不可我為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為我召之吾倍其室倍其室益其家也乃使湫鳴召其父而復之

靈王為章華之臺靈王楚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章華地名吳語曰乃築臺於章華之上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伍舉湫舉也湫邑也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服寵謂以賢受寵服是為美也安民以為樂以能安民為樂聽德以為聰聽用有德也致遠以為明能致遠人也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彤謂丹楹鏤謂刻桷而以金石匏竹之昌

大囂庶為樂金鐘也石磬也匏笙也竹簫管也昌盛也囂讙也庶衆也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察審也清濁宮羽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匏居臺名高不過望國氛氛祲氣也大不過容宴豆言宴有折俎籩豆之陳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財用不出府藏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言二國朝事楚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相相導也華元宋卿華御事之子右師元也騑鄭穆公之子子駟也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贊佐也其大夫侍之各侍其君先君是以除亂

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敗廢民之時務百官煩焉為之徵發舉國留之留治之也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啓疆楚卿薳子也魯侯昭公也事在昭七年懼之以蜀之役蜀魯地魯宣公使求好於楚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至成公即位受盟於晉楚子怒使公子嬰齊帥師侵魯至蜀魯人懼使孟孫賂楚以請盟在魯成二年而僅得以來僅猶劣也使富都那豎贊焉富富於容皃都閑也那美也豎未冠者也言取美好不尚德也而使長鬣之士相焉長鬣美須髯也臣不知其美

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於目則美德則不也縮於財用則匱縮取也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封厚也胡何也何以為美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安得獨肥言將有患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騷愁也離畔也邇境內遠鄰國也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正長也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師師旅也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

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蒿耗也遠心畔離也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積土曰臺無室曰榭榭不過講軍實講習也軍實戎士也臺不過望氛祥凶氣為氛吉氣為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度謂足以臨見之臺度於臨觀之高足以臨下觀上使屋榭不蔽目明而已其所不奪穡地稼穡之地其為不匱財用為作也其事不煩官業業事也其日不廢時務以農隙也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不害穀土也磽确也城守之末於是乎用之城守之餘然後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暇閒

也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隙空閒時也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謂經度之立其基址也天子曰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攻治也不日不程課以時日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亟疾也子來如子為父也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囿域也麀牝鹿也攸所也視牝鹿所伏息愛將任之類也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臺所以望氛祥而備災害榭所以講軍實而禦寇亂皆所以利民也不知其以匱之也知聞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以為得事之正楚其殆矣殆危也靈王城陳蔡不羹三國楚別都也魯昭八年楚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十一年滅蔡使

公子棄疾為蔡公今潁川定陵西北有不羹亭襄城西北有不羹城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子晳楚大夫僕晳父也范無宇楚大夫芋尹申無宇也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不服心不服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禮地方十里為成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三國各千乘其地三千成也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為大城未有利者志記也言在書籍所記國作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京莊公弟叔段之邑櫟鄭子元之邑魯桓十五年鄭厲公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檀伯子元也衛有蒲戚蒲甯殖之邑戚孫林父之邑宋有蕭蒙蕭蒙

宋公子鮑之邑魯有弁費弁費季氏之邑齊有渠丘渠丘齊大夫雝廩之邑晉有曲沃曲沃欒盈之邑秦有徵衙徵衙秦桓公之子景公之弟公子鍼之邑叔段以京患莊公鄭幾不封叔段圖篡莊公不克出奔在魯隱元年封國也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魯莊公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獲大夫傅瑕與之盟而赦之使殺鄭子而納厲公鄭子莊公子子儀也衛蒲戚實出獻公甯殖孫林父逐衛獻公獻公奔齊在魯襄十四年宋蕭蒙實殺昭公昭公兄鮑殺昭公而立在魯文之十六年魯弁費實弱襄公襄公十年季武子卑公室作三軍而自征之二十九年又取弁以自予齊渠丘實殺無知魯莊公八年無知殺襄公而立九年雝廩殺之晉曲沃

實納齊師欒盈奔齊齊莊公納之盈以曲沃之甲晝入為賊於絳在魯襄二十三年秦徵衙實難桓景公子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難謂侵逼也魯昭元年鍼奔晉其車千乘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皆見記錄於諸侯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脈拇大指也毛須髮也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掉作也變動也勤勞也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帥循也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謂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辨之以名名號也書之以文書其名位及其所掌主道之以言既其失

也易物之由[易物易其尊卑服物之宜也]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處暑在七月節處止也]蝱蠆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大曰蝱小曰蠆不能掉尾益重也以言三國亦將畔也]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惕惕懼也]子晳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咫言少也言少知天道耳何知治民之法]是言誕也[誕虛也]右尹子革侍[子革楚大夫字故鄭大夫子然之子然丹也]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殺靈王[城後三年在魯昭十三年棄疾

恭王子靈王弟平王也靈王為無道棄疾入國為亂三軍畔之於乾谿王自殺言殺者王之死由三國也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倚相楚左史也子亹楚申公史老也廷見于廷見之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舉伯楚大夫也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九十曰耄舍棄也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交夾也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承受事業次序也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給供也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武公衛僖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猶箴儆於國箴刺也儆戒也曰自卿以下至于

師長士師長大夫士衆士也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舍謂不諫戒也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言謗譽之言也志記也在輿有旅賁之䂓䂓䂓諫也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位宁有官師之典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師長也典常也倚几有誦訓之諫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䙝御之箴䙝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事戎祀也瞽樂太師掌詔吉凶史太史也掌詔禮事宴居有師工之誦師樂師工瞽矇也誦謂箴諫也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御進也於是乎

作懿戒以自儆也三君云懿戒書也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曰抑毛詩叙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叡明也書曰叡作聖謚法威强叡德曰武子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害傷也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皇暇食日昳曰昃易曰日中則昃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憍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老老恃楚國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禦止也數者謂箴戒誹謗也為人臣尚如此王將復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難以為治子亹懼曰老之過也老子亹名也乃驟見左史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子張楚大夫白公也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子亹已止也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禮曰其中退然夭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緣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也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不欲聞諫也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武丁高宗也聳敬也至通也通于神明謂夢見傅說以入于河遷于河內自河徂亳從河內往都亳也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默諒闇也思道思君人之道也書曰高宗諒闇

（三年不言言乃讙）卿士患之（患其不言）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稟受也）武丁於是作書（以書解卿士也賈唐云書說命）

（也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傅說）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類善也茲此也）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思賢）

（而夢見之識其容狀故作其象而使求之）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公上公也書序）

（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巖作說命）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使磨礪己也）若津水用女作舟（喻遺津水）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大旱自此苗稼也雨三日以上為霖）啓乃心沃朕心（啓開也以賢者之心

比霖雨也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以藥喻忠言也瞑眩頓瞀攻己急也瘳愈也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以失道比徒跣而不視地必傷也若武丁之神明也通於神明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入入治也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難以保國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非嫡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還軫謂出奔也心類德音以

得有國類善也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詰也輿衆也誦誦善敗也語告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備滿也地方百里曰同方欲美之故尤小焉而至於有畿田方千里曰畿以屬諸侯屬會也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言為政不躬親之則衆民不信也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辠也王病之曰子復語病不能然故復使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憖猶願也寘置也對曰賴

君之用也故言賴恃也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犛犛牛也規諫也瑱所以塞耳也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瑱難盡也而又以規諫為之乎今象出徼外其三獸則荆交有焉巴浦地名或曰巴巴郡浦合浦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乾谿楚東地名

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子期楚平王之子子西之弟公子結也為大司馬卿之嫡妻曰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愿慤也笄內子首服衡笄也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

謚違厲為恭以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子木違父命以羊饋易芰薦君子曰違而道違命合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鄢穀陽豎子反之內豎也斃踣也魯成十六年晉楚戰於鄢陵楚師敗平王傷目明日將復戰王召子反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乃宵遁子反自殺芊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芊尹申亥申無宇之子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闈以王歸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之葬君子曰從而逆從從欲也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欲得其道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若敖以子夕

之道而去芰薦吾子經楚國經經緯也而欲薦芰以干之干犯也以妾為妻猶以芰當祭也其可乎子期乃止

國語卷十七